

Yq

于晴
新
作
展

斗妻

番外篇 II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于晴新作展



I247.5
YQ2.2
V.2

斗妻番外篇Ⅲ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于晴新作展 / 于晴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6.4

ISBN 7 - 5399 - 2346 - 6

I . 于... II . 于... III . 长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
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4264 号

- 书 名 于晴新作展
著 者 于 晴
责任编辑 丫 姐
责任校对 晴 雯
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25
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 - 5399 - 2346 - 6/I · 2219
定 价 48.00 元 (共四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你不觉得我的怀真女装娇艳可人，惹人无限遐思吗？”

阮冬故任着他俩说话时，乘机打量这婢女。此女眼有杀气，但略为涣散，脸色偏白，确实身上带伤。既然采花贼是男扮女装，那这杀手打哪来的？

东方非继续笑道：

“姑娘想全身而退，现在正是时机，但拿本爵爷换情郎，可就危机重重……”他视线微垂，对上阮冬故的美目，道：“怀真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姚并谦的计策漏了一人，为何邻县始终抓不到那名男扮女装的采花贼？正是因为他有帮手，这个帮手不是男人，而是女人。一个女人愿意帮这种事，自然是痴恋不悔的情人了。”

阮冬故不由自主讶了一声。

“是县太爷布的局？”那婢女咬牙切齿道。

“不是他，还会有谁？”东方非冷淡道，以眼色逼退了阮冬故到口的话。“新任县太爷，一味想有功绩，竟让本爵爷受此惊吓，回头我必不饶他。”

阮冬故点头配合：

“正是。爵爷，姚大人一向看我不顺眼，您回头一定要好好整治他。”体内血气已顺，如果要出手，先得考虑到她俩之间的东方非。

她思索片刻，慢吞吞地起身。

东方非瞪向她。“坐下！”

阮冬故双手举起，轻声说道：

“姑娘功夫高强，我无意再打。那个……你可以继续考虑下一步，但爵爷不能饿着，我拿东西给他吃。”

东方非内心微诧，注视着她端来水酒，然后卑微地跪在他脚边，彻底的男宠本色。

这直丫头，必在思考如何护住他，她这种举动……实在让他心痒得想看下去，看看她要如何作戏，如何服侍他。

“爵爷，请喝。”她倒了一杯水酒给他。

他接过，笑道：

“怀真，你这种矮人一截的身姿，我作梦都会回味。”

她力作自然道：

“怀真本想陪爵爷共度春宵，可惜逢此异变。当日你在布政使手下，豁命抢救怀真，可见怀真在爵爷心中的重要性非比寻常，怀真感激不尽。此刻，怀真愿以这杯水酒表情意。”

原本东方非笑意灿灿，但在听见她一番“感人肺





斗
要
番
外
篇
★

腑”的言论后，脸色微地沉了下来。她这是想干什么？想代他留在这里当人质，让他出去领人么？非衣未

阮冬故无畏地反瞪着他。非衣举手双袖齐摆，以下东方非冷笑，连看也没看身边随时可以下手的婢女，道：

“姑娘无非是要救人。这简单，我跟怀真都不必去衙门领人，顶多再半炷香，自然会有人联想漏网之鱼逃往我这儿，咱们三人就在此干耗吧！”非衣

阮冬故恼叫：“东方非！”非衣直

东方非锁住阮冬故的眼眸，似笑非笑中带抹杀气：

“姑娘身受重伤，到时领了你的情郎走，可要小心防范了。”非衣

“防范？”黑暗里的婢女沙哑道。非衣

“你冒险救他，二人共逃，县衙必会随后追缉，你功夫是高强，但身受重伤。如遇危难，你当他是情郎，他这个只会尝尽百花的男人会不会弃你而去呢？到那时你的下场是什么你不会不清楚。”东方非有意撩拨着人性。非衣

果不其然，他的暗示，如根利针狠狠地戳进对方心里。

顿时，寝房静如死寂。

时值冬日，窗门紧闭着，月光被乌云笼罩，室内伸手不见五指，紧绷的气氛里带着浓浓的血腥气。

阮冬故全身蓄势待发，就等这名如直挺死尸的婢女一出手，她先护住东方非再说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房里开始闷热起来，那名婢女还是没有开口，阮冬故已是浑身薄汗，她唯一确定对方的呼吸仍在，几次短促而不稳，应是在犹豫挣扎。

忽地，东方非打开折扇纳凉，依旧没有抬眼看那婢女，淡声道：

“姑娘想好了么？是要独自逃生，还是回头找你的情郎？不管你的决定如何，本爵爷倒有个建议。”

“……你说。”那声音沙哑如粗砾磨过，像是经过剧烈的内心挣扎。

“姑娘以东方非为人质，必定清楚我在地方官员间的影响力，那么你也该听说本爵爷一诺千金，只要我的一句话，一个信物，谁敢不买帐？倘若你一人离去，我愿给你信物，连夜出县，它日你养好了伤，随你要不要回来救你情郎。”

阮冬故闻言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神色下真正的含意。

“爵爷对你的男宠真是情深义重。”





东方非嘴角微勾，不以为意道：

“我得到了她，总得玩几年才能解我心头渴望。她要跟你走，中途出了差错，我必遗憾终生。皇上赐我不世袭爵位，那就给你爵爷信物吧，带人质只能暂时保平安，本爵爷的信物能让你一路出县，即使过了江兴依旧有效。”

阮冬故迟疑一会儿，低声说明信物的重要性：“爵爷，这信物未免太贵重了。就算爵爷事后反悔，一旦通缉公文发出，还得通过层层关卡，到时这姑娘上哪去都难找。”

东方非挑眉，凤眸带笑，赞许她的默契反应十足。他没再多说什么，就等对方的答案。

未久，那婢女轻声道：

“信物呢？”

东方非闻言，也没有露出惊喜，神色自若道：

“怀真，柜子里有玉盒，去取出来。”

阮冬故暗松口气，小心翼翼地起身，正要转身移到另一头时，院子里突地有了轻微的声响。

连她这个功夫不济的人，都听出那是枯枝被踩断的裂声……四周早有人埋伏！思及此，她暗叫不妙，立即回身，那名婢女果然受到惊吓，出手欲擒向最近

的东方非——

这一次，阮冬故反应极快，疾身出招挡掉对方的擒拿，迅速承接下好几招，血珠飞溅上眸瞳，她也无暇顾及。

身后有东方非，她不能避开，也没有余力闪开，对方重伤但以命相搏，才一眨眼她已吃不消，对方一个拐腿，她重心不稳，连着东方非一块跌在床上，她硬撑奋力再疾挡一招。

唰的一声，她挡不住，胸前上衣被撕裂，露出微有曲线的肚兜。

“你是女的？”那婢女惊声道。

同时间，屋瓦迸落，东方非从后抱住阮冬故，硬是逼她翻了一圈，面对床内。

自屋顶落下的是青衣跟怀宁。怀宁眼角一瞥，面露怒气，招招凶猛，将那名婢女逼得破窗而出。

“下官来迟，爵爷受惊了！”姚并谦站在门口作揖道。

东方非不疾不徐翻身坐在床缘，挡住身后的人儿。

他淡淡扫过姚并谦带领的大批捕快，个个灰头土脸，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插手。

他哼笑着，看不出神色的喜怒，道：





“姚大人，你的手下真要好好练一练了，连个女人都擒不下，还累及本爵爷，要是传了出去，你这县官的面子可丢大了。”

“下官失职，望请爵爷见谅。”姚并谦上前一步，低声道：“爵爷，你满面都是血……”

“不是本爵爷的血。是凤一郎推敲出她会挟持本爵爷的？”

“是。咱们都没有料到采花贼会有帮手，如今采花贼已伏法……”姚并谦看见东方非身后床上有一角女衫，再加上方才屋里的声音……一阵厌恶打从心里而起。他道：“怀真他……”男扮女装简直是跟采花贼没个两样！

“她好得很呢。”东方非随口答道。外头声音已然静了下来，怀宁面无表情地进屋，看了东方非一眼，即道：“你要说什么？”

躲在东方非背后的阮冬故，非常知恩图报地说：

“谢谢。”

“不对。”

“……以后我会好好练武的。”

“也不对。”

“……怀宁，我绝不会因为报恩而吃豆腐的。”她绝对坚守自己的立场。

怀宁脱下外衣，直接丢给她，平声道：“我回去做豆腐等你，你继续你的花前月下之约吧。”

她双肩彻底软掉。

东方非挥了挥手：“都出去吧。”

他眼角一瞟，守在门口的青衣微地颌首，收到主子决定杀人灭口的心意。

等全数人马退出府邸后，东方非才转过身，瞧见她已经脱下破碎的上衫，换上男子的外衣。

这种穿法不伦不类，但他一点也不介意。他笑道：“冬故，现在只剩你我了。”

她下床叹息，对他抱拳道：

“东方兄，方才承蒙你拖延，不然小妹一时之间想不出好法子。只是……望请东方兄以后尽量别用这种手法。”

“你是说，先将人打进谷底，以为她没生天了，再一点一滴给她希望，让她以为她真能逃出去？”

“这实在太……”

“冬故，你怎么不想想，她也是帮凶。没有她，她





的情郎岂能摧残这么多无辜女子？”东方非不以为然道，同时步出房门。

圆月高悬，银辉满地。

她无言地来到他的身侧，一块抬眼看月亮，轻声说：

“东方兄，无论如何，今晚小妹能全身而退，全是你的功劳。”

“冬故，往后这种日子还多着呢。只要东方非在世的一天，不管是过去要报仇的，或者仗我之名如今夜这般，都不会放过我。”他有意警告。

“小妹心里早有准备。”

东方非闻言，自圆月移向她，俊眸充满喜色。他道：

“你这牛脾气的姑娘，哪怕我病重难治，你也不会轻易舍下我，是不？”

“正是。”她毫不考虑地答道。

他轻哼一声，拉她近身，拭去她脸上的血珠。

“你这种话，我每每听了，总是不快又恼怒。我要的，可不只有这种小小甜头而已。”

“好吧，那请东方兄闻闻，是否喜欢我身上的气味？”她微笑道：“若是喜欢，将来我身上就用这香味儿

就是。”

她身上什么味儿他都爱得要命，但他还是拉她入怀，亲热地凑近她的颈窝。

“东方兄……有必要这么近吗？”

他笑着：“我不闻个仔细，怎能告诉你我喜不喜欢呢？”语毕，他轻轻含住她的耳垂。

如果在以前，她一定全身僵硬，但今天略有不同，她依旧硬直，但毫无退开的举动。

他内心轻讶且喜，徐徐对上她的美目。两人对视良久，她暗吸口气，腮面染酡，小脸仰起，闭上眼。

他又惊又喜，但不动声色，俯头轻轻吻上她的嘴。难得她如此顺从啊……唇舌相互轻尝，她主动搭上他的颈子，更令他难以置信。

如果不是旁人学不来她这种眼神，他真要当有人来冒充了！

浅吻逐渐加深，这一次，她非常专心甚至沉醉，东方非十分满意她的进步，与她共享这个深吻，以往多半是他一头热，今晚方知共享的乐趣。

他搂着她柔软的娇躯，留恋地吻着她的小脸、粉色的颈子，她不拒不避，最后他在她耳边低喃：





★

“冬故，你开始让我心痒了。你是读了多少风花雪月的书，才学会这些男男女女的事儿？”

她闻言，笑了起来，沙哑道：

“东方兄，我一听风花雪月的故事就容易入睡，这你也是知道的。”

“那你就是存心要吊着我胃口了？”

“倒也不是。”她退了一步，充满笑意，朝他作揖道：“东方兄，其实我也不是不知趣的人，这几个月，你对我百般用心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”

东方非欣赏着她被吻肿的唇瓣，等着她的下文。

“其实，东方兄每每说这个心痒难耐嘛……”

“此刻我对你就是这般心情啊，冬故。”暧昧地扫过黑衫里更显娇弱的身躯。

她忍着笑意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东方兄，今晚下棋，也太晚了，不如……”

“不如？”

“府里没人吧？”

东方非停顿一会儿，专注地看着她。

“只有你我。”他有意无意诱惑着。

“这月亮……每个月都会十五，严格来说，我们也

算赏过了，是不？”

“是没错。”他完全同意。

她掩不住嘴角上扬，笑问：“东方兄，小妹敢问一事。方才，你不小心瞧见了小妹的……肚兜？”

她有意要玩，他绝不拒绝。凤眸带笑，他颌首：

“我并非有意，但确实看见，不只看见，且有遐想，遐想入骨，令我心火难耐。”

她闻言，有点傻眼，满面通红故作无事，继续她的计划，道：

“其实小妹的清白，早就不保了，是不？”

“冬故，你是引导我走向你的陷阱？我真想看看你设了什么圈套，能让我自动跳下？”

“东方兄足智多谋，小妹怎敢呢？”

“哼，从你刚才主动等吻，就有不对劲了。平日我对吻，你像是个冲锋将军一样，不拼命就会输我似的，而刚才你像个乖顺小女子，我还以为你下一步是邀我提前过洞房呢。”他调笑道。

她想了下，笑道：“这也不是不行啊，东方兄。”

东方非微地一怔，瞪着她。

“这也不是不行啊。”她重复一次。“东方兄，反正小妹迟早都是东方兄的人，就算今晚为报恩以身相





许，这也是小妹该做的。”

凤眸已经眯起，等着她的下一步。

她笑容可掬，朝他作大揖，朗声道：

“听说，当今世上，唯有东方非得不世袭爵位，他才智多谋，喜怒无常，小妹阮冬故今晚，想向东方非爵爷挑战。”

“风一郎教你的？”

她摇头，正色道：“一郎哥不插手。”

“好！”俊目迸出光芒，他立时收了折扇，问道：“你要如何挑战法？”

“请东方兄先上床。”

上床？他面不改色，也不多问，进房不脱衣，直接坐上床缘，其姿狂妄傲慢，正是东方非天性难改的气势。

他一抬眼，瞧见她笑咪咪地跟着进房，同时拉上门栓。

东方非眯眼。这直丫头的心眼，此刻他竟然猜不到，这真是奇了，但正因如此，更掀起他的征服欲。

这世上，哪有他得不到的东西呢？

“冬故，我等着呢。”他邪笑。

她笑道：“东方兄，你不能下床。”